

爱尔维修

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
唯物主义哲学家

米·阿·西林著



91
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 尔 維 修

十八世紀法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米·阿·西林著 郭力軍譯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0年

2600/07
М. А. СИЛИН

КЛОД АДРИАН ГЕЛЬВЕЦИИ-
ВЫДАЮЩИЙСЯ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ФИЛОСОФ-МАТЕРИАЛИСТ 18 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МО

1958 г.

本书根据苏联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社 1958 年版本译出

爱 尔 维 特

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米·阿·西林著 郭力军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5 7/16 字数 106,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2074·218 定价：(入) 0.46 元

封面设计：余竹君

目 录

引言 哲学革命是 18 世紀法国政治革命的前导	1
一 18 世紀法国的社会經济和政治情况	1
二 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形式	8
三 18 世紀法国革命前夕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 爱尔維修	13
第一章 爱尔維修的唯物主义观点	19
一 物质及其特性	23
二 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	34
三 認識論	40
第二章 爱尔維修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学說	55
第一节 爱尔維修的社会学观点	58
一 社会、私有制、财产的不平等和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58
二 革命和战争与和平問題	72
第二节 爱尔維修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說	82
一 国家政权的契約性質和根源。国家机关的选举制	82
二 政体,它的目的、类型、发展和变化。国家制度的理想	88
三 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反对 18 世紀法国专制政体的斗争 形式之一	95

四 立法中的社会利益原则	104
五 爱尔維修法律观点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	106
第三章 爱尔維修的倫理学观点和教育理論	116
第一节 爱尔維修的倫理学观点	116
一 爱尔維修关于倫理学及其与法律和国家的联系的一般 学說	116
二 爱尔維修倫理学理論中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	124
第二节 教育理論和社会环境的作用	133
結論	142
附录一 爱尔維修和舒瓦洛夫的通信	151
附录二 俄国駐海牙大使德·阿·戈里岑与副总理大臣 阿·米·戈里岑的通信	159

引 言

哲学革命是18世纪法国政治革命的前导

一 18世纪法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

革命前夕的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当时法国二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二千二百万是农民。封建的农业经济体系在革命前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之中：它已经不是实物分配形式的纯粹封建的体系，但也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体系。农奴制度已经很少有地方保留了，可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义务和苛捐杂税却依然保存着，使农民遭到破产，并使农民这个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力遭到破坏。农民本身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其结果是大部分农民的贫困化。譬如，到18世纪末，法国中部各地区无地的农民为数平均达到百分之十七，而在个别地区，无地的农民竟几乎达到百分之五十。土地的大部分由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掌握在两个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等级——贵族和僧侣手里。他们把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封建所有者为着土地的使用权规定了各种数不胜数的苛捐杂税，把农村弄得疲惫不堪。封建主征收的有：“永久不变的代役租”、买卖税、耕种税——收成的一部分（香巴尔）。此外，农民还要向国王缴纳各种捐税：土地税（贡税）、所得税——所谓“王室税”、人头税（丁税）。除直

接稅而外，还要从农民那里征收間接稅，例如盐稅和酒稅等等。尽管由于积欠稅款而出卖农民的牲口和家具，法国农业中欠繳稅款的总額却仍然不断增长，这是法国农业生产普遍衰落的标志之一。

当时，封建的农业生产作为一种自然生产，实质上不仅没有再生产的能力，而且由于商品和貨幣关系的强力渗入农业領域而愈来愈遭到破坏；統治階級本身由于追求不是实物形式的而是貨幣形式的收入，也助长了这种情况。封建制农业生产的再生产过程的破坏，也使农村中的各种封建关系丧失了生产的基础。首先是使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丧失了这种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同它有关的各种封建义务和封建捐稅的存在之人为性质就尖锐地表現出来了。封建农业中再生产过程的破坏，也有力地影响了封建所有者本身对农业生产的态度；他們絕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再关心自己的封建經濟，不再关心这个他們作为統治階級而存在的各种基础的基础。这个階級的大多数人都趋向于城市，向往宮廷生活，追求奢侈豪华，等等。他們把自己的田产交給那些出身于資產階級的管理人去管理和經營。这样一来，作为所有者的封建統治階層就在客观上与自己的財產分隔开了；而中介人不是別人，正是資產者。当时在法国旅行的英国經濟学家阿瑟尔·揚格曾經十分鮮明地描繪了貴族的寄生生活。他写道，法国城市的豪华和富裕与农村的极端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对照。农村是荒廢的，而如果在乡下遇到貴族的話，那末他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只是为了积錢到城里去揮霍。

18 世紀的法國整個說來是一個農業國家，但同時也已有對於歐洲大陸各國來說已經是相當發達的工業生產。誠然，封建的法國在工業發展上是大大地落後於英國的。當時法國工業的主要形式是手工業生產。行會組織愈來愈阻礙工業的發展。行會手工業中的一切製品都有一定的規格，並且要在嚴格規定的數量之內進行生產，因此既不能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國外市場的需要。

然而工業生產的行會組織却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專制的國王政權，並且也受到這個政權的支持。行會是國王政權收入的主要來源。有一大群檢查員和巡視員監督向行會徵稅的事務。行會則隨著捐稅的增加而加重對學徒和幫工的壓榨。

由於城市中的行會生產有著限制極嚴的規章，商人們便被迫到農村中去定貨。因此，在革命前的法國，這種“農村工業”曾經頗為廣泛地流行。

但是，除小的手工業生產而外，法國也已經有了大工業。里爾附近的安森煤礦有兩千多工人。也有了巨大的王室瓷器工場和葛布蘭式花氈工場。在色當，有許多大規模的呢絨工場；它們為軍隊生產呢絨。工業生產在與法國沿海各商業城市毗連的那些地區獲得了發展。例如，在波爾多及其四周，還有馬賽附近，都生產呢絨、麻布、玻璃和肥皂，這些產品不僅供應國內市場，而且还遠銷東方各國。僱傭勞動主要地就是發生在這些大企業里。但是，儘管 18 世紀的法國在許多地區已經有了個別的大企業，但小的手工業生產仍然占有優勢。在法

国工业的社会組織方面，也是行会組織及工业生产的其他一些封建的組織形式占主要地位。各种封建的組織形式的存在，阻碍了資本主义的工业生产組織的发展，使当时业已相当发达的工业資產階級深受其苦。这就使得資產階級和封建統治等級之間的矛盾尖銳化起来。

可見，18世紀革命前夕法国的工农业情况說明，封建的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并且与生产力发生了尖銳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这种对抗乃是日益逼近的革命爆发的客观基础。

法国国际地位的恶化，也是促使階級矛盾尖銳化的巨大因素。

在国际关系方面，革命以前的一个世紀乃是当时强有力的尼德兰、英国和法国之間为爭夺世界霸权而斗争的时期。它們所进行的殖民战争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哪一个国家跃居为占統治地位的殖民强国。17世紀中叶发生的英国資產階級革命加强了英国在这个竞争中的地位。克倫威尔对尼德兰的各次胜利的战争，迫使后者帮助英国对法国进行长期而殘酷的斗争。其結果，到18世紀中叶法国就丧失了在印度和加拿大的殖民領地，而將它們讓归英国掌握。

殖民政策方面的优势地位的丧失，使18世紀的法国經濟情况蒙受了不利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封建制度的危机和促使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現在我們来简单地談一談当时法国社会的社会結構以及階級力量的分布情况和对比关系。

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革命以前的法国社会是由三个等級組成的，即貴族、僧侶和由其余部分人口組成的第三等級。前两个等級享有一切特权。国家所有一切宮廷的、教会的和軍事的最高职位都为他們所占据。第三等級在政治生活中沒有任何权利，并且痛切地感到自己的无权。首先是經濟上十分强大但是不掌握政权的資产階級感到这种无权。为夺取政权以使这个政权符合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使資产階級成为业已成熟的資产階級革命变革的政治领导力量。

两个統治等級——貴族和僧侶，正象它們所代表的封建制度本身一样，遭到了危机。

貴族内部并不是統一的。它根据門第的高低和財產的多寡而分成若干阶层。其中包括势力强大但人数不多的大地主集团，“执劍柄的貴族”或世襲貴族，以及广大的普通貴族阶层。当然，貴族的分化本身还不是它作为封建統治階級的危机的标志，因为財產和門第的差別以前也存在。貴族階級沒落的标志是下面这种情况，就是在这种分化的基础上，貴族内部的力量分布发生了变化：一部分貴族，主要是一部分普通貴族，愈来愈离开封建反动勢力而倾向于資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的要求，从而促使力量对比关系的确立有利于資产階級。貴族内部的这种情况，的确証明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严重危机和瓦解过程。

在革命前夕的法国，封建統治階級的另一个等級——僧侶也经历了差不多同样的瓦解过程。僧侶内部也不是統一的。

教会的大公們都是一些出身于大地主的人，并且他們自己就是富有的地主。他們主持的那些修道院，实际上就是一些大的封建領地。除这些教会大公而外，还有城市和乡村中人数众多的普通神父阶层。僧侶等級的这个普通阶层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不仅如此，从僧侶等級的这个阶层里还产生了象空想社会主义者讓·梅叶、馬布利、摩萊里等等这样一些有名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样一来，在第二个統治等級里，力量的分布也不利于僧侶这个封建統治等級本身，而有利于资产阶级。所有这些証明，僧侶等級也处于危机状态和瓦解过程中。

第三等級从阶级結構方面看，是不同于前两个等級的，它所包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后者当时还是一个人数不多、沒有阶级自觉和跟着资产阶级走的阶级。构成这个第三等級的，有这三个阶级的各个极不相同的阶层：工业的、商业的和其他的资产阶级阶层；各个不同的农民阶层；帮工、学徒、手工工場工人，等等。

国内燃燒起来的有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

18 世紀后半期法国农民群众的痛苦和无权的状况引起了农民的起义，这是封建地主統治的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革命前夕农民的发动使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加强，并且使法国国内力量的分布愈来愈有利于以法国民族发展利益的代表者資格出現的资产阶级。这些农民起义加速了革命事变的总的成熟，并且有助于资产阶级进行其反对封建制度的

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谈到当时还是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写道：“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弃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列宁又说：“……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是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资产阶级）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①

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于资产阶级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使力量对比关系变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原因。当时法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帮工和学徒）、一部分农村手工业者和大量的季节工人。法国工人的所有这些阶层的状况都是极端困苦的：工作日从清早一直延续到深夜；工人的工资十分微薄，而且常常被课以大量的罚金。所有这一切都常常引起工人的愤慨。但是当时的工人和一般的“城市下层群众”、“平民分子”在政治方面是不独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跟着当时是革命的资产阶级跑的。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谈到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作用和行动时写道：“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领

①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0—121页。

导了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若不是还没有任何脱离资产阶级独立的利益，便是还没有组成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组成一个阶级中的几部分。因此，在他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 1793 年和 1794 年在法国那里，他们只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了斗争，虽则他们采用的是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手段。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打破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僧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①

革命以前法国第三等级的各个阶级間一定的利害一致性的存在（这是馬克思和列宁都曾經着重指出过的），也表现在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些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中。这种相对的利害一致性在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全人类思想和理想，然而，这些思想和理想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

上面简单考察的 18 世纪法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以及用革命方法推翻封建制度的前夕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也反映在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的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中。

二 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的 阶级斗争的思想形式

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思想斗争中，为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3—44 页。

爭取政權而鬥爭的各個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成和發展起來，各個旧的、過時的反动統治階級的思想體系和階級意識則瓦解下去。思想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是旧社會革命危機成熟及其為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的必要的主觀因素之一。

在法國，資產階級反对反动封建思想體系的尖銳的思想鬥爭早在 1789—1794 年的革命之前几十年就已經展開了。

哲學、世界觀是思想體系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這是形成新的、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出發點。資產階級不在哲學方面制定自己的世界觀，就根本談不到資產階級的階級自覺及其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鬥爭。

恩格斯把法國啟蒙者建立新的哲學體系稱為哲學上的革命，這個革命乃是 1789 年革命政治事變的前導。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就這個問題寫道：“……在 18 世紀的法國……哲學革命……作了政治變革的前導。……法國人和一切官方學術，和教會，常常也和國家公開作戰；他們的著作要拿到國外——荷蘭或英國去印刷，而他們本人則時常被送進巴士底監獄里去。”^①（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從事制定為資產階級的勝利的革命變革所必需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是法國哲學思想優秀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法國唯物主義者狄德羅（1713—1784 年）、愛爾維修（1715—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 頁。

1771年)和霍尔巴赫(1723—1789年)等人。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的战斗精神、战斗风格和他们向当时法国的思想体系中一切过时的、反动的东西所作的斗争同1789年革命的各项要求加以比较,就可以说,这些法国哲学家们在思想上准备了革命。

爱尔维修在谴责法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和政治制度并预言它的灭亡时写道,任何一个国家在其没落和灭亡的时代到来之前,通常都要经过一个穷奢极侈的时代,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导致国家没落和预言它的灭亡的道德败坏,我把它称为政治上的堕落^①。统治等级这种在广义上说的政治上的道德堕落、挥霍无度和穷奢极侈,使法国走到了毁灭的边缘。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统治阶级的道德堕落中,表现在它们的道德退化中。这方面,同时代人德·金、德·他国的姐妹的信中对巴黎的统治道德所作的描写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

“在这里,祖国和国王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如此之根深蒂固,而这里的亲近者的任何同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又如此之微弱,一个人都是为自己个人而活着。友谊和亲戚关系——这里之情——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痴心妄想。反之,一切情操被化为一点,即虚伪的荣誉问题。外表在这里代替了一切。要有礼貌,就是对任何人都不要有任何抵触;要

① 爱尔维修:“精神论”,1988年俄文版,第87页。

② 冯维金(1745—1792年),18世纪俄国杰出的启蒙者,优秀的讽刺剧作家。——译者

令人喜爱，就是要昧着良心胡說八道，——这就是要做一个可爱的人的两个守則。将我所看到的一切加以思考，我可以正确无誤地說：人們沒有生活，沒有尝到真正的幸福，并且对它沒有任何概念。华而不实，男的橫蛮无礼，女的荒淫无耻……”^①。

尽管封建制度在外表上似乎很稳定，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們却看出了同这个制度作斗争的各种内部力量（他們的历史功迹就在这里）。例如，狄德罗针对国王写道：

“你躺在火山上打盹，
你的臣民只是不得已而沉默，
任何森严的警卫，
任何豪华的接待，
任何高位的誘惑，
都不能拯救你；
你用什么都不能扑灭暴动的爆发。”^②

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斗争不仅包括对封建統治阶级各种現存的政治制度、习尚和法律，以及对它們的宗教規准和宗教道德的尖銳的揭露性的批判，而且也包括法国社会未来的資本主义改造的积极要求和口号。

法国唯物主义者从理論上提出和探討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观点、国家观点、法律观点、倫理学观点以及其他一些观点，

① “馮維金著作与書信选集”，1946年俄文版，第240頁。

② 轉引自“近代史教程”，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4—85頁。

論証了現存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要為資本主義所代替。他們使一切現存的東西受到理性的裁判。誠然，這是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但在當時卻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在所謂天然平等的口號下與一切官方學術和教會作戰。

用“天賦人權”、人的天性從理論上來論証資產階級民主的要求，這當然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但是，這些經濟的、政治的和國家法律的要求本身，作為資產階級的實際要求，卻帶有歷史上進步的和革命的性質。

由於對社會上業已成熟的種種問題的解決抱革命的哲學見解，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中的某些人便有可能提出一些關於社會制度的物質基礎的原理，雖然他們主要是從生物學的角度，而不是從經濟、生產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基礎的，並且他們對這個基礎的理解也是有極大的局限性的。

還不用為自己的統治地位擔憂的工業資產階級，把表達整個第三等級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使命，而它所理解的第三等級的利益主要地就是自己的利益，它追求在代表整個民族——當時的資產階級民族方面的壟斷權。法國的唯物主義啟蒙者在探討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一些根本問題時，沒有能夠提高到對當時法國的階級鬥爭作出科學理解的水平，雖然他們完全真誠地相信共同的繁榮昌盛，真誠地期望共同的繁榮昌盛，而沒有看出那個代替了封建制度的制度內部的各種矛盾。

法國唯物主義者儘管有他們的進步性和革命性，卻仍然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家。他們這種歸根到底是為經濟條件